魯迅選集

第四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魯迅選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鲁迅选集（第四卷）

Luxun Xua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8,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 3/4 **插页 2**

1983年12月北京第 1 版　　1995年 8 月辽宁第 2 次印刷

印数11,101—31,100

ISBN 7-02-001167-5/Z・33　　定价 20.50 元

目　录

《且介亭杂文》序言 …… 1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 4
答国际文学社问 …… 15
论“旧形式的采用” …… 17
儒术 …… 22
拿来主义 …… 28
隔膜 …… 32
《木刻纪程》小引 …… 37
忆韦素园君 …… 40
忆刘半农君 …… 49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 54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 5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61
说“面子” …… 64
运命 …… 68
脸谱臆测 …… 71
随便翻翻 …… 75
拿破仑与隋那 …… 81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 83
病后杂谈 …… 92
病后杂谈之余 …… 110
论俗人应避雅人 …… 128

叶紫作《丰收》序 …… 133
隐士 …… 137
"招贴即扯" …… 141
漫谈"漫画" …… 144
"寻开心" …… 147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 151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 155
"京派"和"海派" …… 160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 165
什么是"讽刺"? …… 175
论"人言可畏" …… 178
再论"文人相轻" …… 182
文坛三户 …… 186
从帮忙到扯淡 …… 190
"题未定"草(一至三) …… 193
名人和名言 …… 204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 210
杂谈小品文 …… 215
"题未定"草(六至九) …… 21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要骗人 …… 241
自莽作《孩儿塔》序 …… 247
写于深夜里 …… 249
三月的租界 …… 263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 267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 286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293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 297
半夏小集 …… 300
“这也是生活”…… …… 304
死 …… 309
女吊 …… 315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 323
选本 …… 328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月半 …… 334
老调子已经唱完 …… 337
好东西歌 …… 345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 346
上海所感 …… 348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 352

书 信

两地书(二) …… 359
两地书(四) …… 363
两地书(八) …… 366
两地书(一〇) …… 370
两地书(一二) …… 373

180705 致钱玄同 …… 376
180820 致许寿裳 …… 378
200504 致宋崇义 …… 381
210103 致胡 适 …… 383
240924 致李秉中 …… 384
250315 致梁绳祎 …… 386
250411 致赵其文 …… 388
260617 致李秉中 …… 390
270420 致李霁野 …… 393
270919① 致翟永坤 …… 395
270925① 致台静农 …… 397
280722 致韦素园 …… 399
281230 致陈 濬 …… 400
290322② 致韦素园 …… 402
290407 致韦素园 …… 405
290817 致章廷谦 …… 406

300321　致章廷谦 …… 408
300327　致章廷谦 …… 410
301013　致王乔南 …… 413
301206　致孙　用 …… 414
310123　致李小峰 …… 416
310202　致韦素园 …… 417
310204　致李秉中 …… 419
310218　致李秉中 …… 421
310911　致李小峰 …… 421
320618②　致台静农 …… 422
320815①　致台静农 …… 425
330413　致李小峰 …… 427
330504①　致黎烈文 …… 428
330504②　致黎烈文 …… 429
330510②　致王志之 …… 429
330603　致曹聚仁 …… 431
330618②　致曹聚仁 …… 433
330620①　致林语堂 …… 436
330620②　致榴花社 …… 437
330626　致王志之 …… 438
330714　致黎烈文 …… 440
330801②　致何家骏、陈企霞 …… 443
330801③　致胡今虚 …… 444
330813　致萱永舒 …… 446

331007 致胡今虚 …… 448
331105 致姚 克 …… 449
331115② 致姚 克 …… 455
331220③ 致徐懋庸 …… 457
331227 致台静农 …… 461
340117① 致萧 三 …… 463
340211② 致姚 克 …… 466
340220 致姚 克 …… 468
340306② 致姚 克 …… 471
340328② 致陈烟桥 …… 473
340409② 致魏猛克 …… 474
340419 致陈烟桥 …… 477
340506 致杨霁云 …… 479
340515① 致杨霁云 …… 482
340516② 致郑振铎 …… 485
340522② 致杨霁云 …… 489
340602② 致郑振铎 …… 492
340609③ 致杨霁云 …… 495
340729 致曹聚仁 …… 496
340813 致曹聚仁 …… 498
341013① 致合众书店 …… 500
341101② 致窦隐夫 …… 501
341206② 致萧军、萧红 …… 503
341210② 致萧军、萧红 …… 507

341218① 致杨霁云 …… 510
341231 致刘炜明 …… 512
350104② 致萧军、萧红 …… 514
350204② 致杨霁云 …… 516
350204③ 致李　桦 …… 518
350207① 致曹靖华 …… 520
350209① 致萧军、萧红 …… 523
350423② 致萧军、萧红 …… 526
350522② 致曹靖华 …… 528
350616② 致李　桦 …… 529
350624① 致曹靖华 …… 531
350628 致胡　风 …… 533
350629① 致赖少麒 …… 536
350824② 致萧　军 …… 538
350920② 致蔡斐君 …… 540
351004① 致萧　军 …… 541
351125 致叶　紫 …… 544
360210② 致黄苹荪 …… 545
360221① 致曹聚仁 …… 546
360221② 致徐懋庸 …… 547
360405② 致王冶秋 …… 548
360415 致颜黎民 …… 550
360508② 致李霁野 …… 552
360525 致时　玳 …… 553

360828② 致杨霁云 …… 555
360903① 致母 亲 …… 557
361015① 致曹 白 …… 55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且介亭杂文》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1]，前“第三种人”[2]施蛰存[3]和杜衡即苏汶[4]，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5]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6]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7]，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8]，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9]。

---

〔1〕 邵洵美(1906—1968) 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2〕 “第三种人” 一九三三年七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和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

〔3〕 施蛰存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4〕 杜衡(1907—1964) 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

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

〔5〕 林希雋 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6〕 这是对于当时一种贬低杂文的论调的回答。例如，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刊出的《文坛与擂台》（署名鸣春）一文中，说鲁迅“现在亦垂垂老矣，……应当如何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传》更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

〔7〕 “死之说教者” 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8〕 诗史 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9〕 且介亭 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

一　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2]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3]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4]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5]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6]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

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7]

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8]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9]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10]烧书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11]然而，这是诳话。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12]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

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13]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

二 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14]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15]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